

# 逃離雨林， 種出雨林

——訪《野豬渡河》張貴興

| 作家與談

## Kuei Hsing Chang Interview: Beyond Rainforests

| Talk to Writer

我的批判是很輕的，帶著濃厚的感情，帶著我對砂拉越土地的一種熱愛。



Text by 林芳儀 (特約撰述)

Photography by 潘怡帆 (Crystal Pan Photography)、張貴興

Venue Support by 樂樹下書房

來自馬來西亞砂拉越，1976年來臺定居的張貴興，時常以故鄉婆羅洲砂拉越雨林為背景，揉雜歷史，在虛實與錯落中書寫，從最初的鄉愁，到近日的批判與回顧。2019年以《野豬渡河》獲得臺灣文學金典獎圖書類「年度大獎」，以絢麗的筆法書寫日本殖民下的婆羅洲，將雨林中那始於野性的求生意志，還有殖民者、住民、自然的反抗與共立，呈現獨樹一格的文學風格。

《野豬渡河》中寫到：「人類必須心靈感應草木蟲獸，對著野地釋放每一根筋脈，讓自己的血肉流滲天地，讓自己和野豬合為一體，野豬就無所遁形了。」由此，人與人之間的生存戰，和為生存四處衝撞的野豬，並無分別。

張貴興說：「大學畢業後我回到老家，在屋子周圍種了一些樹，母親喜歡空曠，趁我不在時砍掉那些樹，所以它們一直都沒有長大。到現在我還在想，如果那些樹長大了，不曉得會如何。」他回鄉種樹，對比故鄉人的砍樹，或許也同時映照著他和家鄉的關係。張貴興赴臺，和許多年輕人一樣，是「逃」離婆羅洲的，然而逃離越久，卻回看更多……

### 從懷鄉到望鄉，鄉愁的淡化與轉化

張貴興面對故鄉婆羅洲，隨著時間流逝，逐漸產生不同的心境。以前他懷鄉，思鄉，他說：「1976年來臺到1990年這14年的時間，這段時間的鄉愁最濃烈，尤其是大學畢業後回到老家，看著特別感動，那時每隔2、3年就回去一趟。一直到2000年以前，我都還想著退休以後，回到故鄉隱居。」

原為「東馬」華人的張貴興，他的鄉愁，並非中國式，甚至也不是馬來西亞式的，一直以來他對於故鄉的印象，都只有「東馬」婆羅洲，婆羅洲有清代時移民到當地的漢人，也有馬來人，數量最多的非當地原住民莫屬。他認同的「華人」，並非地理中國的一部分，祖先從中國搬遷過來之後，在當地形成「華人」聚落，落地深根已久，僅是代表當地的一個種族分類，與現今中國無涉。



張貴興。

從年輕時到現在，張貴興的作品從雨林間的情慾，到雨林間的拓墾，再到雨林間的掠奪，批判力道逐漸加重。張貴興對此種說法並不否認：「我年輕時比較浪漫一點，理想化一點，而最近的作品，批判性是多了一點，因為每次回到故鄉，看到馬來政府築起水壩，破壞原始森林，都會生起不滿，而當地人選擇默默承受。」張貴興生長在婆羅洲西北部的砂拉越（Sarawak），有著豐富的天然資源，他喟嘆的說：「馬來人是『西馬』的原住民，而不是『東馬』的，種族組成並不相同。1963年馬來西亞獨立，新加坡原屬馬來西亞，1965年也獨立出來，而砂拉越卻沒有，豐富的天然資源掌握在執政者馬來人手裡，當地原住民依然貧窮。」

張貴興把這份批判當成「自然而然」的事，種族間的掠奪，是張貴興小說中重要的母題。《野豬渡河》主要是批判軍國主義對東南亞的剝削，前一本長篇《猴杯》講述了中國人在婆羅洲開發的一個胡椒園，剝削當地的工人。他說：「我的批判是很輕的，帶著濃厚的感情，帶著我對砂拉越土地的一種熱愛。我用的是一種柔性的批判，並沒有直接提到砂拉越要獨立，只是透過文字，讓大家看到砂拉越有那麼多天然資源。」張貴興提及一些當地的歷史，以及當地人看待的方式，語調輕柔而堅毅，他的批判確實包裹在土地記憶裡，跟著語言慢慢長出來。

關於鄉愁逐漸淡化的原因，除了雙親過世，較少回故鄉，張貴興還給了一個特別的答案：Google Map。他經常透過街景圖去看家鄉的變化：「我住的地方是一個叫做羅東的小鎮，不是臺灣的羅東，人口大約幾千人，透過 Google Map，我才發現明明地方小，卻有很多以前沒去過的。Google 一段時間就會更新地圖，所以我每隔 3、5 年都會上去看，看故鄉的變化。」由於資訊發達，不受時空阻隔，加上英國人的資料，以及 1990 年以後，當地共產黨書寫的回憶錄，對於婆羅洲所發生的事，張貴興甚至比當地的親人更加了解，彷彿從未離開過。

因此，張貴興可以僅憑多年前對雨林的記憶，揉雜網路上、書本上關於當地的資訊，用想像去建構一座跨越時空，虛實交錯的雨林，過去的雨林、未來的雨林，地理的雨林、文學的雨林。離開了家鄉這麼多年，他依然心繫著婆羅洲，卻又不曾太渴望「實際」見到，那淡淡的鄉愁，寄在現代文明所建構出的虛擬空間裡，再捏塑打磨一番，投影在他的小說當中。

### 從地理的雨林，走入虛構的雨林

沉寂了 10 幾年，張貴興終於再度推出長篇小說《野豬渡河》，寫作進行了 14 個月，並未作大幅改動，僅刪去 4、5 萬字較無相關的部分。前段期間，他忙於教學和家中事務，剩餘時間太過零碎，只偶爾寫些短篇，將日記當做寫作，保持書寫熱度。後來他開始構思長篇，真正著手寫書是在 2016 年退休後，終於有大量時間專注寫作。除了書寫 1940 年至 1945 年二戰期間的《野豬渡河》，張貴興同時構想了 1960～1970 年代、1990～2000 年代，以砂拉越不同時期歷史作為基礎的小說。

他說：「10 幾年沒有產出，回想起來也感覺不可思議，現在是用一種贖罪的心情在寫，把應該寫的東西寫下來，彌補過去那一段時光。不過退休之後，思考也更圓熟，此時寫出來的必定更佳。」

張貴興寫作相當仰賴直覺，主要會選擇小說這個體裁呈現，係因小說較有挑戰性，可以天馬行空說一個故事，而散文「真實感」太重，如果不適度運用虛構，史料未載的空白處便難填上。張貴興的書寫，文學性重於歷史性，他說：「我寫的不是歷史，是小說。」在史料的縫隙中，他著力勾勒出各式人物的互動細節，吸食鴉片產生的幻覺，追捕動物乃至情慾交纏，其中流竄的各色暴力，種種史料讀不到的訊息，藉由虛構一一達成了。

砂拉越的歷史本身有諸多模糊之處，少有人做充分考據研究，包括砂拉越共產黨，砂拉越成立的歷史，1841 年到 1963 年被英國人統治的歷史。以及早前婆羅洲兩個中國人建立的王國，蘭芳共和國和戴燕王國（Tayau），在婆羅洲歷時 100 年左右，後來



婆羅洲一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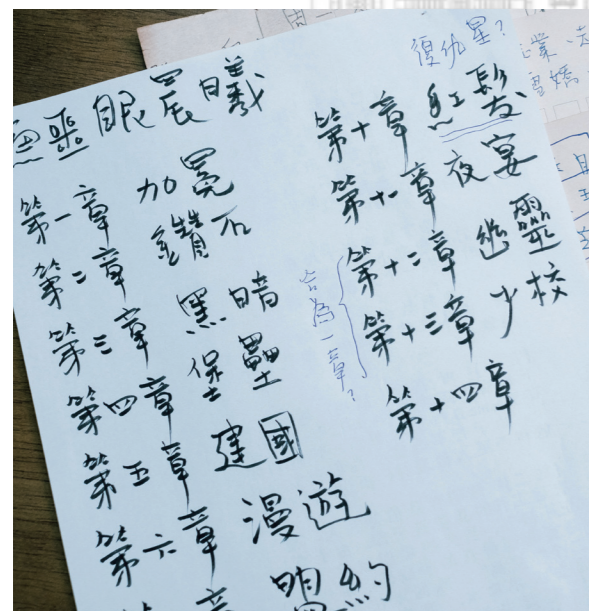
雙雙遭荷蘭消滅。不僅婆羅洲，當時整個東南亞有很多中國人建立的王國，而這段歷史相當模糊，史料稀少，於是有了小說介入的空間，能夠加以虛構，彌補這段斷裂的歷史，又靠著筆法，活化了當中的人事物。

張貴興的雨林，根植於地理空間，又取自歷史文獻，而童年在雨林生活的記憶，又帶領他重新想像一座沒有邊界的雨林，從不同族群眼中投射出的雨林。「我寫的不是地理上的婆羅洲，是文學的婆羅洲；不是地理上的雨林，是文學的雨林。」張貴興喜種樹，同時也拿起他的筆，種出了一片雨林。

### 從雨林到城市，原始和文明之間

19歲赴臺至今的張貴興，面對萬年認同問題時，擺了擺手說：「我無所謂。」他提起幾次返回砂拉越，遭當地攤販誤認的經驗，1990年被誤認為日本人，2003年到2005年則被視為韓國人，而2013年，卻又成了中國人。這一段「誤認史」正好對應了該國經濟起飛，觀光客湧入的時點。張貴興當趣談講著，順道帶入歷史思考，面對種種誤認，他不以為意。「我跟那些攤販說，我來自臺灣。」他會視情況切換臺灣人／馬來西亞華人／砂拉越人不同的自稱，還特別簡述了砂拉越華人普遍認同情況：「當地把臺灣人、中國人、當地華人分得很清楚。」

即使對於身分認同並不在意，張貴興仍然特別關懷砂拉越族群處境。砂拉越總人口270萬人以上，華人60幾萬，馬來人60幾萬，其餘皆為當地原住民。他喟嘆說著：



張貴興手稿。

「原住民人口超過一半，比華人、馬來人加起來更多，然而政治卻操控在外來者馬來人手裡，由馬來人統治。」比起自身族群認同，張貴興更加在乎的是原始土地的樣貌，以及族群壓迫。

張貴興童年老家正好靠近雨林，家中時常有動物造訪，舉凡大蜥蜴、老鷹、蟒蛇、猴子、穿山甲……等，因而和雨林動物關係相當密切，自然寫入小說中，並未刻意挪用作意象。《野豬渡河》裡的豬芭村確實存在，本來全是野豬，直到華人進駐，將一眾野豬驅逐，抑或圈養起來。「芭」在南洋叫「山芭」，意指荒僻、無人住的地方，後來改作「珠巴村」，村裡人少養豬，大部分都是華人聚落。一開始動物雖遭人類驅走，關係還是相當密切，他們依靠野豬過活，養豬賣豬，到如今益發「文明」，人與動物的依存度降低，面對「原始」的消逝，張貴興深深嘆息。

從砂拉越到臺灣，使張貴興感受到「原始」與「文明」的巨大分野。他記得剛到臺灣時，獨自步出師大宿舍，沿寬闊的和平東路一直走，不敢走小巷，就這樣邊走邊看，像鄉巴佬一樣。他自言：「環境差太多，剛開始不太習慣。以前我家靠近海，晚上睡覺可以聽到海浪聲，像催眠曲一樣，在臺北卻沒有聽到那樣的聲音。臺灣到處都是人，家鄉放眼望去都是大自然，蠻荒的東西，森林、河流、天空，晚上未被污染的星星。」他用樸素的方式描繪著兩地差異，蠻荒這個詞，被他用得飽含感情。

「我是從那裡『逃』出來的，爲了有更好的發展和前途。」張貴興並不諱言，他和許多當地年輕人一樣，盼望出走，體驗「文明」帶來的光亮。不過離開越久，他對砂拉越的感情反而益發濃厚，更加了解當地，更深感文明帶來的，不可逆的毀滅。

「地球的歷史走過5次大滅絕，所謂的毀滅不只是一顆隕石摧毀整顆地球，而是慢慢走向的，100萬年以內，超過一半以上的生物消失，就是一次毀滅。」張貴興話語裡透露著憂心，接著提及自己正在書寫的小說，主題即是關於文明帶來的毀滅，包括人工智慧、外星人，當人工智慧超越人類，可能導致的浩劫。他說：「這會像一本科幻小說，牽涉到未來、婆羅洲的歷史、英國的歷史、中國的歷史，甚至會牽扯到3、40億年前，宇宙的起源、5次大滅絕等等，聯繫到未來，地球可能走向的大滅絕，再對照前幾次滅絕，會發現類似的模式。」



張貴興

師大英語系畢業後，曾任成淵高中英文老師，並持續寫作和創作，其書寫多以故鄉熱帶雨林為背景、勾勒南洋華人社群的生存困境。代表作有《猴杯》、《伏虎》、《群象》、《賽蓮之歌》、《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》等。2018年出版最新作品《野豬渡河》一書，先後獲得2019年度臺北國際書展大獎、第43屆金鼎獎，以及2019年臺灣文學金典獎年度大獎。

張貴興秀出這篇小說的手稿，同樣以動物作為主軸開展，最終章已安排好，也暫擬了前面 10 幾個章節。《野豬渡河》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小說，都是先寫出結局，再回頭設計前面的章節，足見張貴興的書寫重心，放在毀滅性的結局上——日軍對砂拉越的毀滅，人類對雨林、地球的毀滅。他的書寫主題，一路從華人墾殖史，來到婆羅洲共產黨歷史，探索人類原始情狀，接下來又擴大到整個地球，進入更原始——初始的狀態，宇宙大爆炸，地球初生之時。

張貴興的關懷，以砂拉越的雨林作為起點，逐漸朝向全人類、全球物種邁進，用書寫持續提出探問：作為地球眾多物種當中的一個，人類能夠脫離「野性」，而不遭到反噬嗎？

## 導讀《野豬渡河》

### Introduction to *Wild Boar Crosses the River*



獲得 2019 年臺灣文學金典獎年度大獎的著作《野豬渡河》

華人村落「豬芭村」裡，住著各色人種，華人、日本人、英國人、荷蘭人、印尼人、原住民。不同族群間或有些紛爭，透著彼此的階級位置，而他們一致的目標，便是獵捕成群的野豬，捍衛生存空間。

1941 年，日軍佔領了婆羅洲，對豬芭村村民大開殺戒。「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」的成員——遭逮捕、殺戮、強姦，倖存的成員以朱大帝的高腳屋作為據點，展開訓練，準備反擊日軍，其中包括不少 9 至 13 歲的孩子們。豬芭村的日本居民作為奸細，隨時將村民情況呈報給日軍，然而在日本奸細一一被殺之後，委員會成員的行蹤依然不斷外洩……還有奸細潛伏在他們之中！

啟民、醒民兄弟被迫生吞蝸牛，懷孕婦女的肚子硬生生遭剖開，男子紛紛遭砍殺，女子或當場性侵，或充作軍妓。空氣裡瀰漫著血、豬尿、精液的味道，滿滿肢體和性暴力。年少的亞鳳和愛蜜莉一同看顧幾個孩子，救助村民；朱大帝、鍾老怪、小金、鯊王秦、扁鼻周、紅臉關分區巡視；臉上長了胎疤的何芸充作軍妓，又被丟回村裡……

日軍的迫害，在鴉片帶來的幻覺作用下，侵蝕著豬芭村村民身心，面具、動物臉龐、人臉疊在一起，形成滿是鮮血、泥濘、尿尿的詭怖景象。豬芭村人拿著帕朗刀，殺豬，捕鱷，砍日本人，甚至劈向自己人……他們共同禦敵、獵殺動物，又各自懷揣心事，如一頭又一頭野豬為求生存，推擠著渡河。

## 張貴興作品年表

### 《猴杯》

聯經出版

被譽為張貴興奠定華文文學里程碑之代表作。以魔幻寫實的風格書寫雨林與殖民歷史的史詩。本書首次出版於 2000 年，二十年後的全新增修版本，有了全新的結局。



2019

2018



《野豬渡河》  
聯經出版  
張貴興最新長篇小說作品，背景為二戰期間日軍占領婆羅洲砂拉越豬芭村的故事。描寫國族糾葛與人性善惡的鬥爭，寫盡戰爭的殘酷荒謬，也說盡人間的悲歡離合，生死痛喜。

### 《沙龍祖母》

聯經出版

本書收錄張貴興反芻自身臺灣經驗的八篇作品，可以清晰看到張貴興早期寫作脈絡，以及風格的轉型。幽默、俐落卻又帶有嘲諷寫實的文字背後，深深著眼於移民家族氛圍的營造。



2013

2001



《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》  
麥田出版  
一個關於欲望與身分的故事。婆羅洲一處雨林中的華僑家族，有早夭的妹妹、失去女兒專注於迷宮花園的母親、鬼才怪異的父親、從臺灣移民定居雨林的父親的死黨、以及在其中參與並觀看的主角。

### 《群象》

麥田出版

以婆羅洲島熱帶雨林為背景，敘述砂拉越州內施與余的家族興亡史，以及當共產黨的興衰，讓讀者一窺廣袤雨林內，縱橫交錯的河流、戰爭、殖民者、被殖民者、禽獸的大量印象寓意，在華人世界中，留下深刻的雨林傳奇故事。



1998

1996

《頑皮家族》  
聯合文學出版

讀者稱為「馬來西亞版的百年孤寂」，描述家族的移民事蹟，作者的父親與叔伯三人，離開了生長的廣東各奔東西，分至美洲、臺灣與及南洋。

### 《薛理陽大夫》

麥田出版

張貴興意於言外地構築了這一樁傳奇傑作，以薛理陽大夫這個角色探討在世俗的眼光下，人性與世事的複雜。究竟此人是俠肝義膽還是趨炎附勢？難以輕易言斷。



1994

1992



《賽蓮之歌》  
麥田出版  
主要描寫一個生活在婆羅洲熱帶雨林內的文藝少年，由出生到青春期的吉光片羽、情慾啟蒙的故事。大量引用神話、繪畫、音樂的典故，集清純與靈惑、真實與幻魅於一書。

### 《柯珊的兒女》

遠流出版

本書收錄四篇小說，包括〈柯珊的兒女〉、〈圍城之進出〉、〈如果鳳凰不死〉和〈彎刀，蘭花，左輪槍〉。四篇作品從譏諷學術界怪現象的黑色荒誕劇，到俠義鄉野傳奇，可見作家寫作功力的多元。



1988

1980



《伏虎》  
麥田出版  
本書為張貴興早年的第一本作品集，收錄作者早期的多篇得獎小說。其中〈俠影錄〉曾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小說佳作獎、〈伏虎〉獲第二屆時報文學獎小說優等獎。以童稚的目光做為敘事觀點，訴說著婆羅洲島的人、事、物之生活記憶。